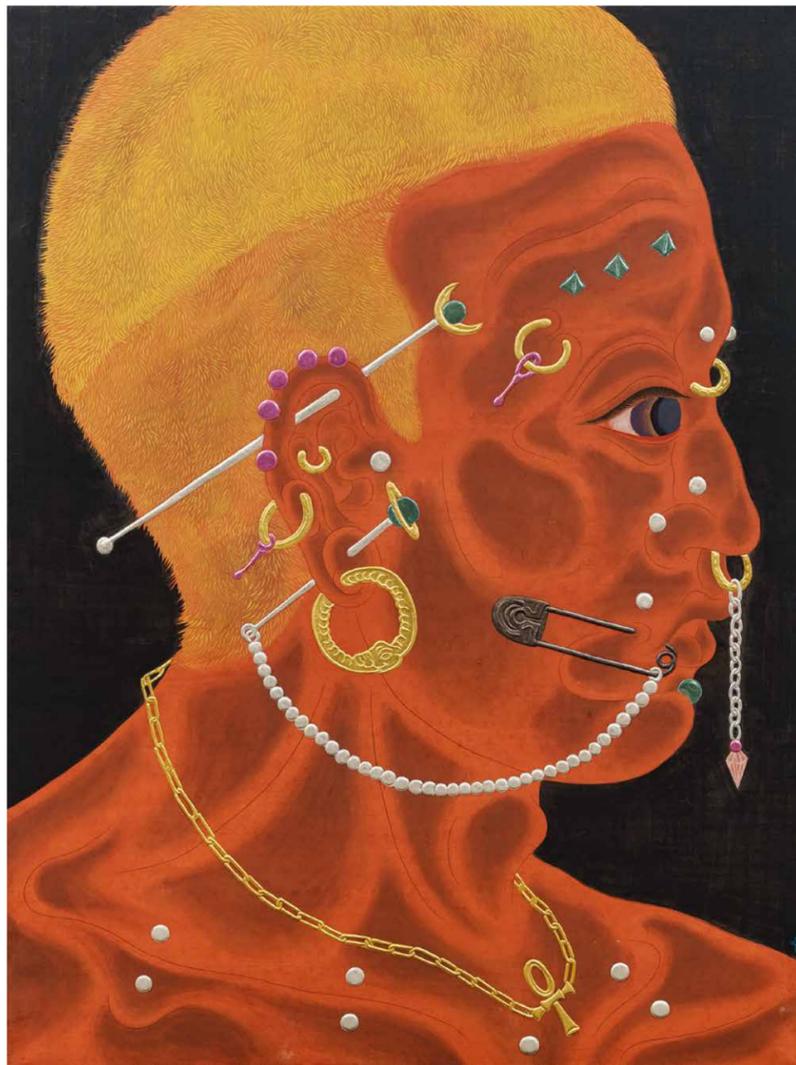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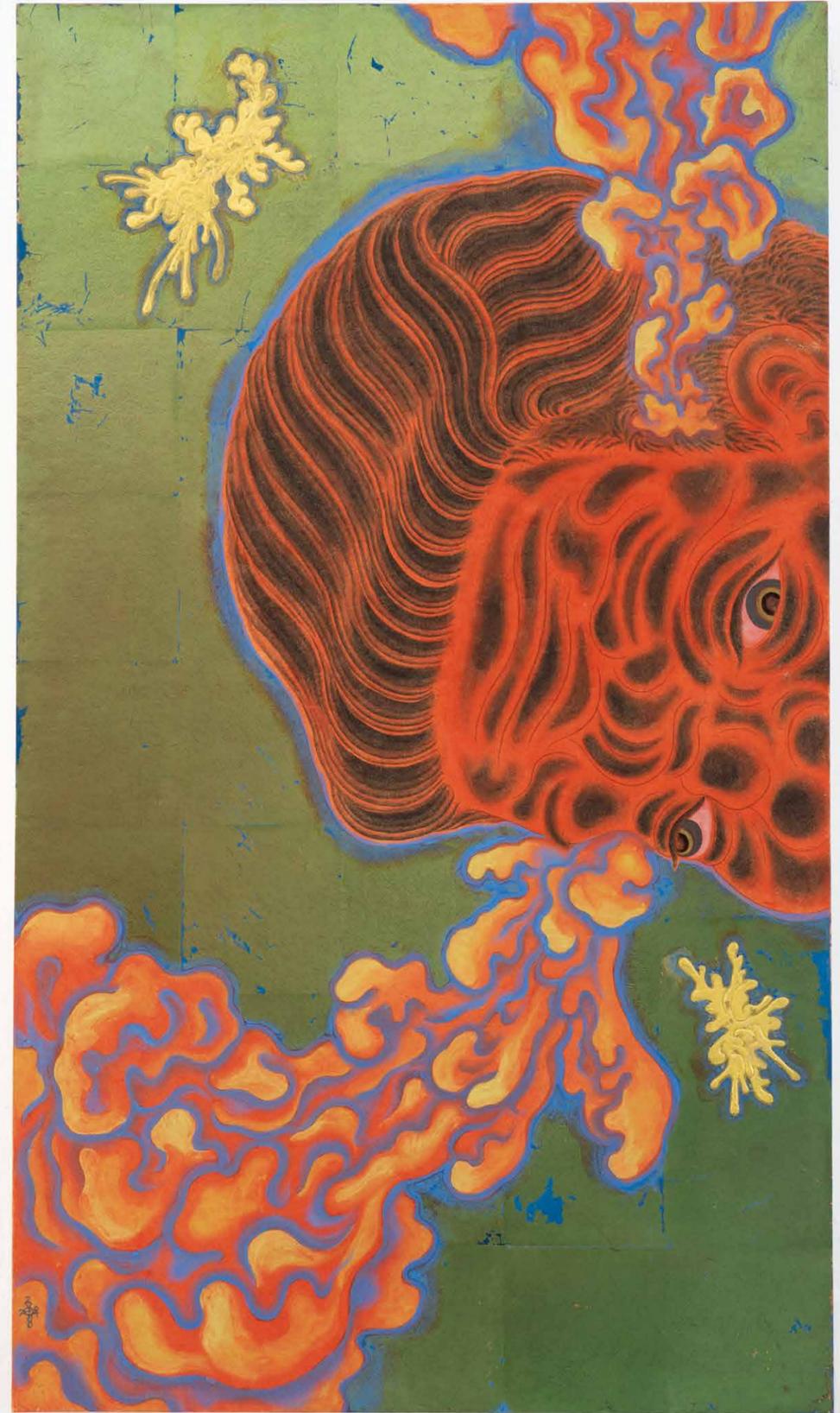
藝術新貌 每月一面

甜蜜有害 曾建穎

Text by Samwai Lam
Photo courtesy of the artist



《天體系 METAPHYSICS》, 2022



《CAREERIST》, 2024



EMERGING
ARTIST

64

曾建穎



俊美少年饒有趣味舔著染紅的手指，他滋味滿滿的吃著一個紅色似的生果，那個血紅色的火龍果又似是一塊肉，甚至是器官。那是曾建穎的作品《夏果》。作品在PODIUM畫廊展覽「極致暴力」亮相。「極致暴力」希望從美學出發，審視暴力的本質，以及其多樣的表現形式。曾建穎表面看似甜美的作品似是不太相符，但事實上，他的作品裡或多或少都會有隱現殘酷。看起來無害，事實上暴力在現代性是避無可避。

曾建穎對兩種媒介情有獨鐘，分別是以水墨膠彩繪畫與陶瓷。「我很喜歡這種沒有受科技影響的材質，就算我回到五百年前，仍然可以創作的。無論紙張和陶瓷，都是很敏感的媒材，不同時期造的紙張都會有所不同，有所變化。陶也是擁有很多變化的，不單單是視覺，也有觸覺。」藝術家說：「科技發展得很快，我的觀看經驗是我們現代人太倚重科技帶來的效果，這方面可能令創作者、藝術家更難靠近自己的內在。我是持著有距離的態度去看科技的。雖然我有做DIGITAL PAINTING，但TRUE FEELING還是要用較原始的做法。有種說法是科技是身體的延伸嘛，延伸得更大，TRUE FEELING的再現便會變得很薄弱。」

在平凡事物中發現隱喻

生於1987年台灣南投的曾建穎，從來很喜歡「動手造」，小時候總是喜歡弄東弄西，青少年時期特別喜歡文學，也想過唸文學，後來選擇了藝術這條路，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碩士畢業至今，專注做創作。建穎看過PODIUM的展覽空間，空間的設計，尤其是空間內的鋼板，令他想起醫院的手術。空間啟發他畫下《對焦》，鳳眼的隱形眼鏡滑倒了，猶如在平凡事物發現隱喻。隱形眼鏡多麼的不著跡，即使戴上隱形眼鏡，外人或許無從知曉。可是，當隱形眼鏡跌落，對當事人來說是多麼不舒服。《對焦》用上礦物顏料及銀泥，對人來說是閃亮亮的，同時閃爍中帶點殘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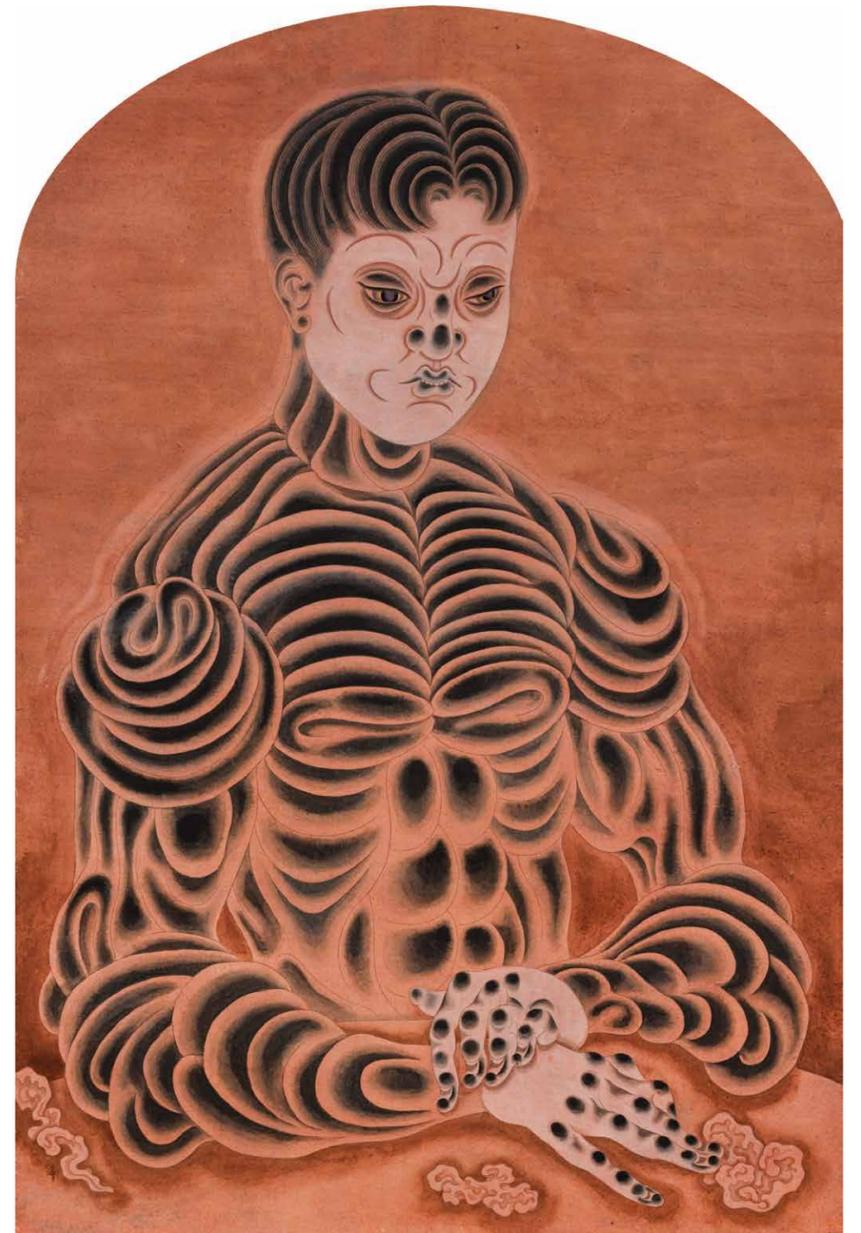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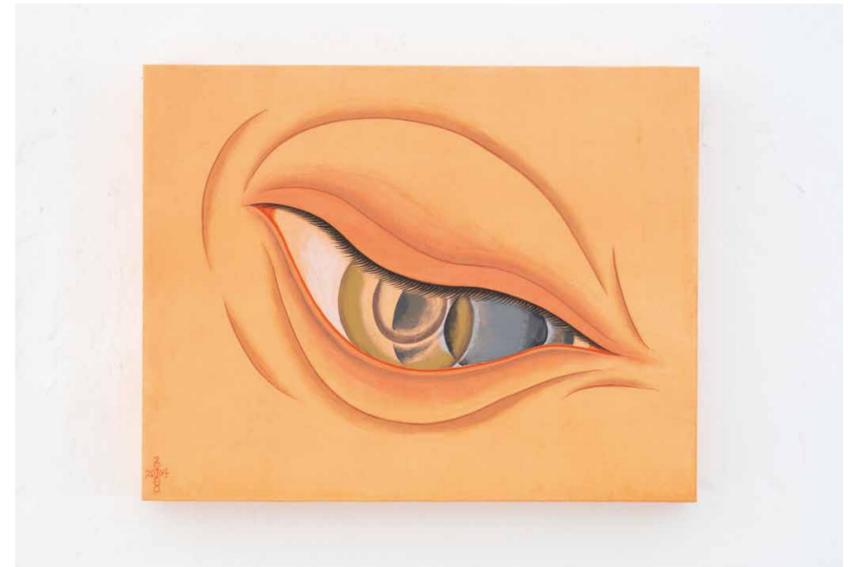
眾生相

建穎的畫作不時出現肖像，與其說是人的肖像，倒不如說是原型，又或是接近「眾生相」。而那些相，往往是令人想起佛相，畫裡的人的肉紋路極其分明，鼻頭有肉、耳珠肥大，他曾經說過：「肖像（PORTRAIT）並不能精準的形容我的人物畫像，因我描繪的並不是單一個體的對象物，而是更廣大的某種集體意識中的精神側寫。」他闡釋道：「嚴格來說，PORTRAIT是指一個特定的人，很明確的對象，意思是你要把一個特定的人呈現在肖像畫。可是，我的作品裡

出現的人像並不是PORTRAIT，因為當中沒有一個特別的對象。」

「我覺得自己的人像作品比較接近BUDDHIST ART，表現心理狀況，比較接近東亞傳統。」建穎自言自己不是一個佛教徒，他倒是對佛學哲理，佛學的宇宙觀很感興趣。「我很難用三言兩語解說佛學吸引我的原因。不過，佛學的哲學跟辯證是很宏觀和合乎邏輯的，而且佛學對物質及精神的看法很透徹。」有一些經典，像《金剛經》，建穎還是會不時翻讀，不同階段看，更有不同的理解。「不是當閒書來讀，而是比較有系統而專心去讀。」建穎說。他的作品經常出現殘酷的元素，透過殘酷與極端，展示辯證跟超越。他提及《金剛經》的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，「譬如說，我覺得一個東西很漂亮，那是一種感官，而感官是存在的，但僅僅是短暫的感官刺激，而不是本質上的存有。」如是者，建穎深切地思考如何理解感官。希望在作品裡，透過濃烈的感官表現，辯證感官是虛幻的。建穎的畫作裡時常有些不和諧，甚至是不合理、對立的元素並置一起，《天體系》就是一例，佛相猶如一個SKIN HEAD的酷男子，臉上穿了不同顏色及形狀的環，看起來蠻酷的，很是摩登。在《CAREERIST》中，建穎畫下福、壽之外的三大經典星宿之一的「祿」。「祿」象徵事業的追求。紅橘色的雲彩從主角頭部迸發，好像子彈穿透了他的太陽穴，呼應成語「火冒三丈」，暗示被描繪的對象野心勃勃，在追求成功的過程，也把自己弄得要死。「福祿壽其實是執念，我覺得蠻變態的。」

建穎也畫身體，有觀眾跟建穎說，看他關於身體的作品，令他想起羅漢。羅漢道行很高，沒有人的煩惱。《角質身體-收斂》是一例，畫中「人」好端端的置於作品中，體格上卻一點不像人，「人存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維度，我看身體不是肉身。當我畫『身體』時，也不是視之為一塊肉及性感的軀體。」



FROM TOP TO BOTTOM:
《FILTERS》, 2024
《角質身體-收斂
BODYSUIT-INSULATION》, 2023